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八年

第一〇七三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73/Rev.2)	1
悼念甘迺迪總統	1
向卸任主席致謝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a) 秘書長依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第一〇五六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提出的報告書(S/5438 and Add.1-5);	
(b)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阿爾及利亞、中非共和國、錫蘭、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44 and Add.1).....	2

例 言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七十三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法蘭西、迦納、摩洛哥、挪威、菲律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 (S/Agenda/1073/Rev.2)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a) 秘書長依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第一〇五六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提出的報告書(S/5438 and Add.1-5)；

(b)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阿爾及利亞、中非共和國、錫蘭、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44 and Add.1)。

悼念甘迺迪總統

一. 主席：這是甘迺迪總統悲慘逝世以後的安全理事會第一次會議。我知道我的同仁都希望我以理

事會主席的名義——如果我可以的話，趁這個機會代表大家的——向美國代表講幾句話。

二. 昨天下午各方在大會內追念甘迺迪總統的許多話表示他的突然死亡使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如何地震驚與哀悼。¹ 但是我們在這個理事會內也許特別應當表示敬意。甘迺迪總統所領導的那個偉大國家是我們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在我們根據聯合國憲章為繼續維持世界和平而負的全部責任之中美國不能避免地而且很正當地負擔一很大的部份。甘迺迪總統承認這件事實並且以言論與事實百折不撓地支持聯合國的宗旨及本理事會的威信，從來不讓他人。

三. 我現在想對 Plimpton 大使，並且經過他，對美國政府與人民，尤其是對甘迺迪總統的家屬，表示我們深切的哀悼。

四. Mr. PLIMPTON(美利堅合眾國)：主席，我要感謝你，並且經過你感謝安全理事會對甘迺迪總統的死亡所表示的同情。

五. 史蒂芬孫州長今天在華盛頓以內閣閣員的身份參加詹森總統要致詞的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因此我現在要以他的名義說，我們是熱烈地感激，並且我們深切地珍視理事會的同情以及主席本人對這種同情所作的很動聽的和富於情感的表示。謝謝你，主席。

向卸任主席致謝

六. 主席：我現在要以主席的身份對蘇聯代表表示我們的感激，他在十月期間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是 Fedorenko 大使第一次擔任這個主席職務。在他擔任這個職務的期間，他有特別的機會去主持關於應付國際法院法官選舉問題的許多會議；此種機會是罕有的，每三年不過有一次。在履行此項職務時正同他履行主席的一切其他的職責，蘇聯代表表現了我們大家對他所企望的那些品質，就

¹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二六四次會議。

是他的判斷力以及對議事程序的精通。我確信理事會要我對他表示我們誠懇的感謝。

七. Mr. MOROZO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大使兼蘇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同時兼蘇聯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 Mr. Fedorenko 現在是在華盛頓,因此我要代表他感謝主席所說的那些仁厚的話。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阿爾及利亞、布隆提、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348):

- (a) 秘書長依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安全理事會第一〇五六次會議通過的決議案提出的報告書(A/5438 and Add. 1-5);
- (b)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阿爾及利亞、中非共和國、錫蘭、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達荷美、衣索比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象牙海岸、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馬利、茅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塞內加爾、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坦干伊喀、多哥、突尼西亞、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上伏塔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44 and Add.1)

八. 主席:主席已接獲印度、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以及突尼西亞各國政府的請求,要求參加理事會

內關於已列入我們議程的那個問題的討論,此等請求已載入文件 S/5459, S/5462, S/5463 及 S/5465。²

九. 今晨,我也接獲獅子山外交部長要參加此次討論的請求。我現在要向理事會宣讀此項請求。它說:

“奉本國政府的訓令,本人謹此請求由安全理事會根據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邀請本人以獅子山的名義參加討論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文件 S/5444 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種族衝突問題。”

一〇. 如果沒有異議,本人提議,依照理事會的常例,請印度、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突尼西亞以及獅子山各國代表就安全理事會議席並參加討論這個問題,但無表決權。

Mrs. V. L. Pandit(印度)、Mr. R. Grimes(賴比瑞亞)、Mr. L. Rakotomalala(馬達加斯加)、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及 Mr. J. Karefa-Smart(獅子山)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一. 主席:理事會上次將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種族衝突問題審議完畢時於八月七日第一〇五六次會議通過一決議案,³其中除其他事項外,請秘書長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向理事會提具報告。理事會現在已接獲文件 S/5438 and Add.1-5,其中載有秘書長依此項請求所提出的報告書。

一二. 此次會議是應文件 S/5444 and Add.1 所載十月二十三日三十二個非洲及亞洲國家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之請而安排的。

一三. 我不得不向理事會各理事國表示遺憾,由於過去四天之中的悲慘事件,這個會議的安排不得沒有許多變動。我很感謝同仁們對我所表示的了解。

一四. 我名單上第一位發言人是賴比瑞亞代表。既然現在沒有其他理事會理事國請求發言,我現在就讓賴比瑞亞外交部長發言。

一五. Mr. GRIMES(賴比瑞亞):我感謝安全理事會應我之請准許我再來討論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

一六. 這次會議開始時正是美國總統甘迺迪被悲慘的暗殺之後,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獻身於和平與

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³ 同上,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

與自由主義以及種族平等、正義與人類尊嚴的原則，這些都是載於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這些原則就構成這件事的討論的基礎。在開始我的陳述以前，本人與各位同仁敬向甘迺迪總統致敬並請美國代表將我們對於不但是美國而且整個世界的這種悲哀的損失所感到的誠懇的哀悼轉達給甘迺迪總統遺孀及其家屬以及美國政府與人民。希望他的繼任者以及我們大家都效法他偉大的楷模，並希望上帝給我們勇氣、力量、智慧與了解，使我們可以支持並實施他如此勇敢地代表着並為之如此慘死的那許多觀念、理想與原則。

一七。我們案前有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文件 S/5438 之中所載的秘書長報告書。此項報告書是因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決議案而提出的，在那個決議案中安全理事會在斷定“南非的情勢嚴重地擾亂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後，促請南非共和國“依照以前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請求放棄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的政策並釋放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入獄的、監禁的或遭受其他各種限制的一切人民”；復要求“一切國家從此停止出售並運送一切種類的武器與軍火以及軍用車輛，給南非政府”；並請秘書長“經常注意南非的情形並向安全理事會具報”。

一八。我認為必須對於構成本報告書一部分的南非外交部長對秘書長的覆文加以相當的評議。該外交部長所提出的第一項理由就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是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中所載的原則，因為這件事是在南非的國內管轄範圍之內。人們本來認為到了現在，南非政府不會再提出此種不能辯護的並早已為一切聯合國機關所拒絕的理由了。

一九。聯合國憲章的各項條款不能而且絕對不可以彼此分開來解釋。憲章是一項國際條約，它所根據的原則，和平、安全、人類自由與尊嚴以及它們的主要條件是彼此不可分的，在解釋時，必須把它們視為一個組成的整體。

二〇。我們不可以忘記，當年在金山市的關於國際組織的聯合國會議深感基本的人權、人格尊嚴與自由已經受盡納粹及法西斯政策的嚴重蹂躪與威脅。在設法創立一項計劃可以反映人類的和平的要求時，它們規定憲章的宗旨應當是保證堅決地尊重人的尊嚴，不問種族、信仰、性別或宗教，它的宗旨也應當是保護人權，將它作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條件。

二一。憲章主稿人似乎絕對確信，故意違反基本人權不但是不公正，會引起國內的糾紛，而且它也危及

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人權是要獲得保護的，否則便會發生反抗暴政與壓迫的叛亂；而且為各國之間和平與友好關係所必需的穩定條件的建立也必須獲得保證。

二二。南非是憲章的一個簽署國和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根據憲章第五十六條已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理事會知道，這一條，除其他事項外要求我們大家去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二三。國際法學家與著作家普遍同意，第五十六條所規定的義務帶有法律責任的因素，但我相信這問題需要加以簡短檢討。

二四。在金山市會議的期間，有人以修正案的方式建議，國際法院，在某一造請求時，應當裁決某一情勢或某一爭端是否是從根據國際法屬於一國國內管轄的事件之中發生。此項建議當時被否決。美國代表的意見是，聯合國的主管機關，包括法院在內應當斟酌情形有權力去決定每一爭端之中的主要事項在本質上是否屬於國內管轄之內。已去世的美國國務卿，John Foster Dulles，是當時美國代表，他提出堅強的理由反對此項修正案。⁴

二五。大會第八屆會拒絕南非所提出的理由，說大會無權討論“南非聯邦內印裔人民的待遇問題”；它將這個項目列入議程⁵並將它發交專設政治委員會。該委員會也拒絕南非代表的國內管轄的理由；後來大會在通過該委員會的報告書時便推翻了南非的理由。⁶

二六。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⁷根據多數國際法學家的意見和聯合國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而決定了這整個問題。

二七。Hersch Lauterpacht 教授堅持，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任何解釋，如果將人權置於聯合國行動範圍以外，便使憲章方面其他各項有關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條款完全無效；他說本質上屬於一個國內管轄的事項並不是那些可以根據慣例或條約成為國際義務的主題的問題，也不是那些因為已經構成了一種實際的

⁴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1/1/42。

⁵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屆會，全體會議，第四三五次會議。

⁶ 同上，第四六九次會議，並參閱大會決議案七二一(八)。

⁷ 同上，第八屆會，補編第十六號，文件 A/2505 and Add.1。

或潛伏的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而成爲國際間所關切的事情。人權現在已不是一個保留的問題。

二八. René Cassin 教授是人權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一度曾經是法國出席大會的代表,他也表示類似的意見;另一位著名的法國教授, René Brunet 說過:

“...促進對大家的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與遵守的目的,除非它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定暗示,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與遵守是一個國際問題,已經不是一件國內管轄的事項”。

他又說:

“一切有關保護人權的事項根據憲章的規定已經脫離了國內問題的保留類,而被置於聯合國的直接保障之下”。

二九. 除上面已經講過的話之外,我無須再說什麼了,但是我要說明一項結論,就是在我們心目之中,聯合國有權處理南非的種族隔離問題是毫無懷疑的。因此並不發生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問題。

三〇. 在南非外交部長的來函中另有一點我要加以評議;他說南非的特殊軍事建設是必須的,因爲非洲各國威脅南非。

三一. 我相信這好像是在流鱷魚之淚。姑且不論沒有一個非洲國家要與南非作戰,或目前武裝起來準備此種萬一的發展,我想你們應當注意到,此種軍事建設,軍火工廠的建造,爲了製造武器,火箭等等,在今年五月召集阿的斯阿貝巴會議好久以前便早已在南非開始。事實的真相是阿的斯阿貝巴會議關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決議案,是非洲各國政府首腦對由於此種罪惡所產生的嚴重情勢之關切和憤怒的反應;此種情勢早已發展起來,而且現在已經達到了令人驚駭的程度。

三二. 該外交部長的聲明與南非政府領袖所說的該政府的真正動機與意向並不符合。

三三. 我無須再詳述像我在今年夏天所述說的那種軍事準備。使南非軍事化的目的向來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保證白種人在南非的優越地位。南非國防部長 F. C. Erasmus 曾經於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在好望角城說:“你們一定不要認爲我們現在武裝起來是抵抗外來的敵人。我們不是的。我們現在武裝起來是要射殺黑色羣衆”。一九六一年三月二日,好望角時報(Cape Times)援引該國防部長的話說:“正像世界各大強國繼續地準備戰爭一樣,南非要準備應付內部的紛擾”;

一九六二年四月又援引他的話如下:“維持內部的和平與秩序是任何抵抗侵略行動的主要條件”。還需要其他的證據證明南非的真實意向嗎?只是因爲南非發現世界人民的輿論在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以它的領袖們將他們的重點從國內的敵人身上轉移到國外的敵人身上,他們現在宣稱國外的敵人就是非洲及共產主義。

三四. 本人曾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向安全理事會[第一〇五一次會議]提出一項聲明,其中列舉南非政府所通過的許多法案,其結果使得該國的土著非洲人都被剝奪了白種人所享受的那許多權利。此等法案的目的是要增加對非洲人的壓制,希望維持白種人的優越地位。此等法案截斷了一切途徑使此等非洲人民不能提出訴訟以伸雪他們合理的冤屈,亦不能進行和平的改革並保證他們民族和天然權利的受到保護。

三五. 南非政府稱頌它正在發展的所謂班圖斯坦(bantustans),那是一種欺騙。班圖人的確實的憲法權力仍然受班圖行政部長及該領土專員的指導並爲他們的否決權所支配。讓我們採取十分現實的態度,就是承認在警察國家領土內扶植順從的和馴良的酋長,其目的不過是一種欺騙我們的詭計並表示目前的南非政府並不要在該領土內的非洲人獲得真實的自治政府。我們必須看出這整個的班圖政策的真相——就是徒有其表,並非是一種現實。

三六. 自從你們在八月通過決議案以來,南非政府已加緊它的種族仇恨的壓迫運動。它已開始審判大約十二名非洲人,說他們企圖“以暴力革命、游擊戰爭及搗亂行動去推翻現在的政府”。

三七. 雖然此項訴狀已被法官撤銷,但是被控告者並未釋放。他們反而重行被逮捕入獄,沒有保釋,並且受個別禁閉;安全理事會顯然知道,縱然大會本屆會以一〇六票通過決議案[一八八一(十八)]要求南非停止此項審判並釋放此等政治犯,但是此項審判在繼續舉行中。

三八. 此等政治犯的可怕的生活情況最近已由十月三十一日的 Manchester 指導週報加以描寫;它轉載了從牢獄之中偷運出來的一封信,其中一部分說:

“政治犯現在獲得的是南非牢獄之中所許可的最壞的待遇。舉例言之,雖然警察聲稱 Nelson Mandela 是‘行爲很規矩的罪犯’,但是他被派爲 D 級一類,就特權及權利而言,這是最惡劣的。

“他每天單獨地在一間監房內度二十三小時，這間監房十二呎長，七呎寬。他每天最多只有兩次單獨的體操時間，每次半小時。他不得與其他罪犯談話。除了他已經被許可攻讀的自費函授課程所指定的那些教本以外，他不得有任何的其他閱讀材料。

“每六個月，他的妻子可以訪問他三十分鐘；每六個月他可以寫一封信和收一封信。

“他睡的地方是在混凝土的地板，上面有一條八分之三英寸厚的氈或蘆蓆。他有一隻沒有背的凳子，一張小桌子，這是對他的研究工作的優待。凡是不在讀書的罪犯都坐在地上”。

三九。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紐約時報之中，Mr. Robert Conley 在說明了一般法律修正法案 (General Law Amendment Act) 如何廢除了政治嫌疑犯對人身保護法應有的權利之後繼續說：

“此項法案在南非歷史上第一次侵犯了律師事務室及宗教懺悔室的不可侵犯的神聖。

“任何律師、牧師、新聞記者，都可以被監禁，如果一警官‘認為’他已經得到了關於政治犯罪的機密情報。”

四〇。所有這些情形都毫無疑義地證明，在企圖維持白種人的優越地位時，南非的這些非洲人是如何地被剝奪了基本的自由及根本的憲法權利。我現在想到 William Pitt 的一句話，就是“每次侵犯人民的自由時總以‘必須如此’為託詞。這是暴君的辯詞”。

四一。這些事情摧毀了非洲人民的希望與願望；既然在國內沒有實施改善的方法，這便引起一項肯定的推斷，就是衝突是不能避免的；而且顯然此項衝突將是暴烈的，種族的。這件事含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顯然威脅。南非境內的種族戰爭一定會牽涉這個大陸的其餘部分；既然思想的陣營已對這件事採取了確定的態度，這當然會牽動世界其餘部分。

四二。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我一定要堅決地力言，你們必須採取必要措施去阻止這件事發生。這是你們的明白職責。非洲各國政府首腦已委託我們一種責任，就是將這件事情對你們作明白陳述；我們現在向你們呼籲，不要再行耽擱。

四三。若干國家政府在過去曾以很誠懇的態度堅持不要採取堅強的行動，相信南非人民，為他們的宗教

概念與文明的教養所感動在適當時自己會發動朝向正當途徑的改革。這些政府之所以懷抱此種感覺似乎是因為它們認識暴力可以引起的結果而有所感動。

四四。我相信多年以來非洲各國的行動已表示我們了解並同情此種見解。但是現在整個世界都知道，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南非政府不但沒有緩和此種情勢，反而繼續創造並加緊種種條件使大多數人民的心理狀態確定地採取仇恨與不容忍的態度，因此內部的影響已不能造成改革。同時，非洲人的耐心已在漸漸衰退。我確定感覺你們會贊成外面引起的建設性改革，而不贊成內部引起的暴力及其他反響。

四五。安全理事會的若干國家政府的代表似乎相信目前的南非政府只有經過勸導方才可以改變其目前政策。這是不合現實的。據稱，南非總理曾經有一次說過他的政策“很堅強，如同花崗巖”。我堅請你們不要欺騙你們自己以致於認為這位國務總理的真意並非如此。第二次世界戰爭所以發生，大部分因為戰前的領袖們沒有將希特勒的話當真；那些政治家真正地相信希特勒可以接受勸導，因此就誤了許多年的重要時間，結果，慕尼黑並沒有阻止第二次世界戰爭。

四六。種族隔離政策是一塊可使仇恨種子萌芽的肥沃土地；這必須加以改變。你們對目前的情勢表示同情，或含糊其詞，表示你們厭惡種族隔離政策，但同時收穫連續的資產投資的經濟利益：這是不夠的。你們必須採取堅定的堅決的行動。你們不能說實施制裁不會有切實的效果藉以隱藏你們自己反對實施制裁的慾念。各國同意以聯合行動實施制裁是可以收效的。你們也不應當辯稱制裁將有害於我們要幫助的人民，因為就是這些人民現在要求制裁。目前的情勢是，既然已經造成種種條件，內部的力量已不能和平地加以改革，現在只有從外面實施制裁去促起改革，否則便將發生種族暴動；南非以及間接支持它政策的各國都要對此負責；大家要認清一件事實，南非從西方以及其他商業方面所獲得的大規模投資所產生的財政支持對於該國政府繼續它目前的政策是一種鼓勵。

四七。安全理事會有幾個理事國的政府不可以讓利潤與就業作為它們決定對南非政策的主要標準。而且，在出賣武器充國內使用與出賣武器充對外防衛之用二者間的區別，有時是很模糊的。有的武器是充所謂“對外防衛”之用出賣的，現在已經用來從事國內的壓迫。

四八。爲了一切國家的長期利益，南非的情勢確定必須加以改善並且必須發展一個不帶種色彩色彩的社會。凡是主張自由與平等、正義、尊重人的尊嚴以及基本權利與和平的人們必須認識，如果不採取若干建設性的措施，將來會有災禍；因爲到最後，和平的理想，個人尊嚴與基本自由的理想，正義、自由與平等的理想一定會勝利。

四九。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我希望你們將許可我保留在審議這件事時再度發言的權利，如果我認爲這是必要的話。

五〇。主席：我現在請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發言。

五一。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謝謝主席先生和理事會各位理事，讓我參加關於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之南非情勢的辯論。

五二。上次關於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所造之南非情勢的辯論是從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在此舉行的，在那以後，我們本來大可不必再來參加安全理事會的此種辯論了。

五三。在上次辯論結束後，我們大家——理事會各位理事以及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在阿的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高峯會議派遣出席理事會的各國外交部長——都希望南非政府會了解上述辯論所提出的以及理事會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通過的決議案所包含的那項嚴重警告的意義及其真實的範圍。我們本來想南非政府，最後放棄它的種族歧視的政策，會開始採取與憲章原則以及它的聯合國會員國義務更爲符合的行動，並且會履行大會和理事會各項決議案。

五四。既然目前的辯論是繼續一九六三年七月及八月期間理事會的審議，我很想提及在表決八月七日決議案之後各方面所提出的若干聲明。當時聯合王國代表聲稱：

“我們誠摯地希望——我相信南非方面有許多種族的許多人都如此希望——南非政府可能計及我們辯論之中所一致表示的意義。”〔第一〇五六次會議，第三十八段。〕

五五。法蘭西代表甚至於更爲明白地表示此種情緒，他說：

“最後，我國代表團很想籲請卜利多利亞政府按照憲章要求，負責促進對人權及基本自由有切實的尊重，不分種族，以期建立可以保證各民族

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的條件。”〔第一〇五四次會議，第一〇六段。〕

五六。美國代表在結束聲明時，說了下面這些話：

“我們誠摯地希望，南非政府將真心誠意地注意這個聯合國最高機關所提出的很鄭重的警告，並迅速採取步驟去放棄它現在正在執行的這個無可辯護的而且危險的種族政策。”〔第一〇五六次會議，第三十段。〕

五七。你們可以看出，我所援引的這幾位理事所代表的國家甚至於費伏德先生本人也不能懷疑對他所代表的政府會蓄有任何敵意。

五八。很不幸，雖有這些呼籲和在本屆會期間各方在大會講壇上提出的其他許多如此動聽的呼籲，南非政府日益頑強地執行其荒謬的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政策。

五九。因此，它繼續漠視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的決議案。雖然理事會在該決議案中要求南非政府“釋放因爲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入獄，被拘禁或受其他限制的一切人民”，但是官方消息，引述政府中司法部長的話，聲稱，根據最近制訂的新法律，有五百以上的人民已經被逮捕並在新制度之下受拘禁；此項制度已實施六個月，規定可以將嫌疑犯絕對拘禁九十天，警察當局可以單憑其權力將此項期間延長。而且，根據同樣的消息來源，在被拘禁的人中，有一百九十人近況不明。

六〇。大會鑒於此種情勢深感痛苦，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反映國際輿論所感到的深切的焦慮，一致投票通過決議案一八八一（十八）；該決議案請南非共和國政府“取消刻在進行之專橫審判，並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一切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遭監禁、拘留或受其他限制之人士”。

六一。大會此次進一步的建議又變成了一紙空文，雖然除此項決議案外各方還有對於南非政府的人道主義的呼籲。舉例言之，法國代表也參加發言支持當時在場贊成此項決議案的所有各會員國，並提出“一項熱烈呼籲，請卜利多利亞政府認識一種不肯改變的決定將遭遇世人什麼樣的責備。並且請它最後計及此種寬恕的呼聲，這也就是理智的呼聲”。⁸

⁸ 同上，第十八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二三八次會議，第一〇九段。

六二。所有這些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人們（其中一部份是白種少數民族）的命運現仍在不可知之數；如果南非共和國政府繼續蔑視它的聯合國會員國的義務，尤其是憲章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所產生的義務，這些人的命運總是不可知的。

六三。對於法蘭西、聯合王國及美國代表從這個講壇上以西方大國的名義所提出的誠懇的呼籲以及已由大會有力肯定的人類良心所感覺到的憎惡，南非政府的反應就是沉默、輕視及加緊迫害我們的非洲同胞們。爲了這個目的，整個的壓迫機構已加以審慎的考慮並積極進行：權宜的歧視立法，殘酷的隔離種族，大量堆積武器並加強警察與軍隊的實力。

六四。因此，南非的情勢繼續惡化。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案一八八一(十八)不過是進一步證明本組織所有的會員國都嚴重地組織此種惡化的情勢以及它的日益增加的爆發性的後果。

六五。我不擬討論南非政府所實施的違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種族隔離政策的不道德的性質，也不擬討論它所引起的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險。這些早已在安全理事會最近的辯論中加以充分說明並且很明白地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決議案之中提及。目前我們重要的事是查明，自從上項辯論以來，卜利多利亞政府是否已表示任何要改變它的政策的意向，並是否接受各方向它所提出的呼籲以及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明白的請求。

六六。它的答案已在秘書長遵照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決議案第四段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所提出的報告書之中。秘書長請南非政府提供關於該政府爲了實施上開決議案各項條款所擬採取的步驟的情報，但是他所得到的反應就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及十月十一日兩次同樣的反面的答覆(參閱 S/5488, 第四段及第五段); 在這兩次答覆中卜利多利亞政府堅稱，它的態度是大家都知道的並且在過去已經有屢次的說明。它拒絕提供任何情報，不顧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決議，它又躲在本國管轄的藉口及它對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無可辯護的解釋的背後。

六七。南非政府於七月三十一日拒絕理事會正式向它提出的請它參加理事會辯論的邀請 [參閱第一〇五〇次會議, 第六段], 它又拒絕與秘書長合作去完成安全理事會於八月七日決議案之中明白規定由秘書長擔負的任務。這是另一次嚴重的違反會員國的義務; 其重要意義應再度加以強調。

六八。我們不得不指出，南非政府並無意向對本組織的主要機關或對它本國的非洲人民改變它的政策。而且，若干可靠的情報機關所報導的事實已證實，該政府正在繼續它的種族隔離政策，非常殘酷，同時也非常頑強。若干可靠的新聞記者曾經描寫該國政府爲了推行它的政策，如何在特蘭斯開地方非洲人民中間，在一種緊急狀態與種族法律的背景中並且在全副武裝的警察隊伍的機警的控制之下，表演它的最近的一次選舉滑稽劇。那些講起特蘭斯開選舉事情的人們有時忘記提及南非政府最後的目標是實現種族的絕對的隔離，作爲種族隔離政策的最高階段，從而對世界表示此項政策在土著居民之中是如何地成功。關於此等選舉情況的反民主性質，一字不提，關於如何運用壓迫手段去強迫選民投票贊成政府在事前早已指定的並且爲了早已提供的勞務以及他本人早已表示過的熱忱與忠誠而選定的那些人，也一字不提。他們也沒有講到當地缺乏合法授權的非洲政治黨派以及任何選舉運動。因此，任何人可以很容易地想像此種選舉可以產生何種結果。這個所謂選舉出來的國會不能夠自稱有任何真正的代表性質，它倒像一羣我們在突尼西亞稱爲：“唯唯稱是之人”；這些人不能保衛他們所自稱代表的真正的人民的利益。

六九。這就說明了何以卜利多利亞政府在致秘書長的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的公函之中提出長篇的抗議，反對安全理事會八月七日決議案，因爲該決議案鄭重地要求各國絕對禁運武器、軍火以及軍用車輛前往南非。該國政府所提出的關於這個题目的議論顯然是一種要逃避這個問題的企圖，但是這個問題是非洲、亞洲、歐洲及美洲各國深切關懷的問題。我現在當然不去注意南非的諷刺，謂如果有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真正的威脅，此種威脅是來自非洲國家。如果在任何時候南非政府以略爲嚴肅的態度並對理事會表示較大的尊敬去支持它的那些議論，如有必要我可以予以答覆。

七〇。照我看來，目前唯一的必要的事就是指出該國政府在設法證明它的軍備建設是合理的，因爲它需要鞏固它的國防，並使它達到那些經濟及工業發展與它相同的國家的水平。顯然此項議論的目的是要歪曲這個問題，因爲軍備的問題，其數量及其種類當然是在大會正在討論的普遍徹底裁軍的問題範圍之內。我們在此所關切的是南非洲的種族隔離政策的實施已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嚴重的威脅；安全理事

會在申述此項事實之後，便遵照它的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採取行動，現在已決定對於前往南非的軍器與軍火實施普遍禁運，其特定目的就是限制此項危險，至少是阻止它的擴展。促使理事會採取行動的並不單是南非擁有軍備，而是南非政府始終堅持實施它的種族歧視政策所造成的一觸即發的嚴重的情勢。一旦該國政府改變它的政策遵守憲章原則及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此項禁運便即刻撤銷。

七一。不幸，現在還沒有此種改變的希望；目前在南非執政的那些種族優越主義人士甚至於還沒有想到過此種觀念。在致秘書長的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日公函之中，它們真正關切的事是企圖證明理事會沒有禁運軍火前往該國的權利，最重要的，並聲稱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的決議案對任何會員國都無拘束力量。在我們看來，此項要求與該決議案本身的措詞顯然衝突，因為該決議案前文的最後一段稱理事會確信“南非的情勢已嚴重擾亂國際的和平與安全”。照我們的意見，雖然憲章中並未提及擾亂和平，但現在很難否認擾亂和平應比威脅和平更進一步，按道理講應該介於威脅和平與破壞和平之間。依照憲章第二十五條，安全理事會在八月七日決議案之中所決定的各項措施毫無問題地對會員國有拘束力量。而且，大多數會員國就是本着此種精神響應了秘書長的請求就其實理事會所指定的軍器禁運事提出情報。

七二。但是，現在的禁運似乎還沒有達到它應當達到的徹底的程度。此項禁運實宜而且應當很緊迫地更切實有效地實施；凡是輸出武器與戰爭材料的各國應當盡其應盡之力以充分實施理事會的決議案。目前主要的事是一切國家都應當非常重視理事會的決議，因為它是聯合國負責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機關，而且它們應當謹慎地履行它的決議案，從而擴大理事會的權力與威信。那些小國及中等國家都在密切注意各會員國實施八月七日決議案的情形；它們認為這是對本組織的一種考驗。希望那些非本組織會員國的國家鑒於它們對聯合國的信任及對非洲的友誼，亦將善意地響應安全理事會在其決議案中所提出的禁運武器前往南非的請求。

七三。南非政府所採取的荒謬的立場，它之頑強地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及利用武力及強制措施強迫已經淪於合法奴隸地位的一千五百萬非洲人民接受此種政策，它的顯著願望不但要繼續堆存軍器，威脅這個區域的安全，而且要製造各種形式的武器，甚至於遠距離控

制的原核武器——這一切都加緊並加重南非情況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擾亂。禁運軍器的號召不但沒有使南非更為明白了解它在憲章之下的義務並認識理事會在上次辯論期間所宣告的鄭重警告的意義，而且似乎沒有產生所要求的效果。因此，此項措施已經不足以應付當前的局面。所以目前主要的事，就是理事會應當計及它的責任，考慮其他切實有效的，可以誘導南非放棄它的危險性和惡性的種族歧視政策的強制措施。禁運戰略物資乃是構成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理事會所決定的禁運武器的自然結果。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大會按照此等原則以很大的過半數通過一項決議案〔一八九九(十八)〕。

七四。大會曾在許多不同的屆會通過許多決議案，所有的會員國代表，各以其自己的方法去使南非政府相信它的政策是違反憲章原則及會員國的義務的。每次都向南非政府提出了許多建議。

七五。安全理事會被迫嚴重注視此項政策所造成的情勢。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的決議案⁹中它鑒及此項情勢已“引起國際間的磨擦”，並且“如果繼續下去，它可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但是南非政府對它所通過的決議案完全不理。

七六。鑒於此種情勢的日益嚴重地惡化，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通過第二次也是最近一次決議案；此次，它表示它的信念，就是“南非情勢已嚴重地擾亂國際和平與安全”。

七七。因此訴諸理智，訴諸道義及人道主義的原則和個人的天然的權利以及它在憲章之下所擔負的其餘的義務，似乎對於南非共和國目前的政府，都沒有任何影響。

七八。因此，照我們的意見，理事會應當考慮是否可能擬訂經濟措施去誘導該國政府改變它的路線。這就是理事會應當力求的目標，這不但是為了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且也是為了正義以及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了解。

七九。這就是按照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及獅子山三國外交部長與本人在阿的斯阿貝巴非洲獨立國家高峯會議所接獲的訓令，我認為我有職責在目前階段向理事會提出聲明。如蒙主席許可，我保留將來遇必要時再度發言的權利。

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年，一九六〇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300。

八〇。昨天，在一個莊嚴的會議上，大會對甘迺迪總統致崇高敬意。他是世界上一位偉大的公民，很悲慘地死去了，離開了他的親愛的人們，離開了一切知道他的人們，或追隨他的百折不撓的努力以謀求和平的尊嚴與正義的人們。主席先生，你自己在此次辯論開始時，也曾以理事會的名義對這位偉大的美國人提出他應當得到的讚頌。讓我現在在結束我的聲明時，從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大概是在理事會通過它的八月七日決議案之後的六個星期，對大會的講詞之中援引一段：

“我們現在十分堅定地反對種族隔離政策以及一切形式的對人類的壓迫。我們並不是主張黑色非洲人的權利以便將白色非洲人驅逐出去。我們所關切的事情是一切人們在法律之下受同等保護的權利——而且既然人權是彼此不可分的，因此當此等權利被任何會員國摧殘並忽略時，這個機關不能袖手旁觀。

“如果這個大會的現在已有十五年歷史的人權宣言要具備充分的意義，這件事需要新的努力。”¹⁰

八一。主席：我感謝突尼西亞外交部長的聲明。

¹⁰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屆會，全體會議，第一二〇九次會議，第六十六段及第六十七段。

在我的名單上並無其他發言人；也沒有代表報名要在今天午後發言。

八二。我現在請美國代表發言。

八三。Mr. PLIMPTON (美利堅合眾國)：我只想很熱烈地感謝賴比瑞亞及突尼西亞外交部長對於甘迺迪總統的逝世講的許多同情的話。非常感謝。

八四。主席：如果理事會的理事，或被邀請參大理事會的代表都不要在今天午後發言，我提議取消午後的會議。

八五。既然我沒有聽到有任何的異議，我提議取消定於今天午後舉行的會議。

八六。關於理事會將來的會議，各位理事都知道，大會全體會議及各委員會有好多會議定於明天舉行。在我已與我的同仁作正式的磋商以後，我相信如果本理事會的下幾次會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就是在下一個星期五，午前及午後舉行，對一般人都很便利，屆時我希望理事會各位理事，或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的那些代表都能够發言。

八七。既然我沒有聽到任何異議，我建議就如此安排。

決定如議。

午後十二時零五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S/PV.1073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 U. S. 0.3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C.H.-67-11966
Dec. 1967-100